

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，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，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服务站里的“微故事”

□赵雪松 文/图

现代科技的发展，使过去想不到的，如今都变成了可能，由此使我联想起我们服务站里发生的那些“微故事”。

最近，我们德胜街道总工会与辖区基层企业工会建立了微信群，里面还有区总工会人员、公益律师、服务站工作人员等，群主是我们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。建群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队伍迅速壮大近200人。

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微信群也有自己的要求，群主明确要求：建立该群的目的是方便企业和职工更好地交流与学习，传播正能量，禁止发表与工作、学习、生活无关的消极言论，广大会员必须共同维护和遵守。群主还在第一时间制定了群规，严肃群纪，参与的群成员积极响应并遵照执行，这样的微信群恐怕我们这是第一个吧！

这个工会群有什么好处呢？那就是方便！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将问题解决。前些日子，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调整，陈主席将新政策及时发在群里，让群众第一时间了解调整后的具体内容，大家紧跟点赞；还有区总工会的刘辉在群里发了市总“暖微工会”里的“小暖播报”相关知识，使我们不仅对工会的工作内容有了全面的解读，还能领会到市总工会的指示精神，让我们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会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。

在群里，遇到过问题的人能告诉你怎样做、有哪些程序，没遇到过的人可以借鉴、学习；在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解决方法，同时，群友们还能了解更多的知识。



看，这会儿群里的新消息是服务站董会计发的：各基层工会同志大家好，2016年第四征期工会经费已经结束，还未申报本期会费的单位请按时做补缴申请手续。消息刚一发出，忘记交工会经费的企业就赶紧回复询问怎样办理补办手续……说话间，又来了一条新信息，是关于与“旷工”有关的法律知识汇总。

微信，不仅拉近了工会与企业间的距离，还开创了一个点对点的工作新方式；微信，也是我们相互学习、交流、沟通的平台。

我们在茶余饭后和亲朋好友聊天时，自然而然地也会谈起工会，宣传工会。记得有一天都晚上8点多了，几位孕妈妈在微信群里聊上了，为怎么申请领取市总工会的“新生儿关爱礼包”交流着经验，礼包里有什么、在哪个窗口关注、点什么图标、如何填写资料……直到最后完成，使有需求的工会会员都能了解如何享受这个福利；天凉了，群里会有人提醒大家增添衣服；路

上哪儿堵了，也会有人告诉大家要绕开哪个拥堵路段出行……有的时候翻看工会群的聊天记录，会让我感到暖意，会有一种感动油然而生。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，一个小动作、一个转发，就把正能量传播出去，举手之劳，我为之点赞。

微信，为我们与企业拉近了距离，为更好地服务企业搭建了便利的平台，也对创建服务型工会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同时使企业与领导拉近了距离。这不，街道总工会陈主席就是这样以一个普通群员的身份，发出一个个健身、立志等积极向上的信息。每天晚上9点多他在群里发布“绿色我先行，健步121”所走的里程，有的人伸出大拇指，还有的人和陈主席“PK”，一来二去，你会品味到发信人在闲暇之余的快乐愉悦。

时代每一天都在进步，微信只是时代前进的一个缩影，工会人也要紧跟时代步伐，与时俱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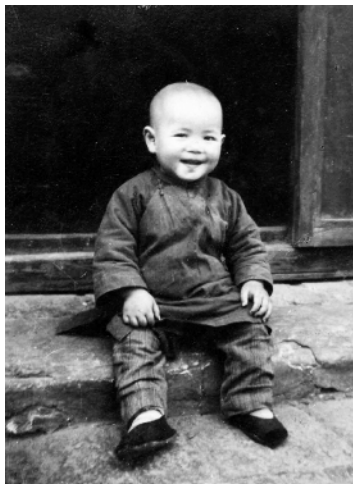
应和，我鼓足勇气钻出被窝，到厨房拎了一把菜刀揣在怀里，才略觉定心。

第二天清晨，下夜班回家的父亲看到了一个搂着菜刀睡得四仰八叉的我。

离开老宅后，又陆续搬过几次家，可每次躺在温馨整洁的新公房，总觉得缺了些什么……

那晚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宅，白发苍苍的叔祖母正拄着拐杖，站在榕树下，笑吟吟地望着我……

副刊【情怀】15



■家庭相册

回首童年

□何泉 文/图

您还记得小时候拍的照片吗？闲暇之余，我在一堆老照片里翻出了自己七十多年前的两张童年照，那时的我不淘气不卖萌，但很可爱。

一张是我两岁时，坐在自家屋门口的台阶上，穿着大襟的小袄，土布裤子，家做的布鞋，衣服胸前还缝着字，土头土脑的憨态可掬。

另一张是我五岁时，在自家

院子圈养鸡的栅栏前拍的，上身是制服衫，下穿白色儿童短裤，侧边还带有条纹，脚穿小皮鞋。那时我快上一年级了。可不知为什么后脑勺上还留个小辫子。

这两张照片是父母请人家拍的，我的穿着反映了父母那代人的文化和审美，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点。那年头儿照相不容易，相片保存到今天，七十多年了更不容易。

■图片故事

“特殊”房东

□刘卫 文/图

这是第五次搬家了，我们一家忍受着颠沛流离的滋味。而折腾一次，又得为女儿联系一次转校，我们也得考虑换一次工作。像浮萍在这个大城市里随处飘荡，我们在辛苦地积攒着买房款。

那天下班后，公司附近一家刚开的中介，一条特别的信息把我吸引住了：二室一厅，单厨单卫，配备齐全，月租低至1500元。其地段好，女儿不用转学，距我们的上班地点也近。

我提出马上去看房。中介见我迫切，诡异地一笑：“条件是优惠，可房东是个怪老头，独住。他对房客有‘十不准’。譬如，老头养了鸟，白天不准看电视。不随手关灯要加罚租金……等等。另外，他要对租户‘面试’，试住一月，他不满意就走人。”

条件是够苛刻的，但实在太吸引人了。那个周末，中介带我们一家三口去拜访老头。

老爷子姓霍，神态严肃。两个子女已在国外定居。他还有丰厚的养老金，衣食无忧，不差这点钱。之所以还要招租，是他一直想找个好租户，让冷清的房子再添点人气。

问了我们的工作情况，老爷子勉强点头。八岁的女儿乖巧地叫道：“霍爷爷，您就让我们住下吧！我一定乖乖的不惹您老生气。”这一声甜甜的恳求，老爷子露出笑容，高兴地应道：“多久没人叫我爷爷啦！冲这妮子的

‘面子’，你们可以马上搬过来，租金暂定下。”

马不停蹄地搬了家。入住后，我们小心翼翼地遵守老爷子的“十不准”。时间一久，我慢慢地发现这些条件也不是完全没松动。女儿放学后，她先叫“爷爷，请开门！”老爷子赶紧从房间夺门而出，满脸慈祥。每天女儿上学，他还站在阳台上目送。

有一次，见我们一家三口在吃晚饭，老爷子在客厅里来回走动，直到妻子对女儿示意，请爷爷入席，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妻子给他盛饭，并谦虚地说，我家的菜不好，您老将就着吃吧！老爷子花白的头发在抖动，浑浊的双眼闪烁着泪光，感叹道：有一家老老少少地在一起吃顿饭多好。你们就多住些时日吧！我只想每天跟人多说说话。

真正了解到老爷子内心深处，才意识到他对租户的要求一点也不特殊。久违的亲情使他变得孤僻，我们之间特殊的“房缘”又使他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。

现在我们处得像一家人。每次我们硬塞给他房租，老爷子都不好意思收，说以后留给他“孙女”——我们的女儿用。我们还在奋斗，争取早日买套小一点的房子，但不敢想象，真正到那一天怎么忍心把这个“好消息”告诉他。我们还有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四下打听，看有没有能给他的精神上带来慰藉，能全心照顾他的老伴……

■青春岁月

老宅

□申功晶 文/图

夜读梁实秋的《雅舍》，忽而脑海里开始回放起在老宅度过的那段“诗情画意”的岁月——宅院里花木扶苏、竹影婆娑，不闻尘嚣；盛夏之夜，搬一条竹榻至后花园的紫藤长廊下，打着蒲扇喝冰镇酸梅汤；冬日午后，躲在二楼的书房内，或潜心临摹颜柳字体、或乐此不疲地自己与自己下围棋，若着实无聊得紧，就跑到隔壁叔祖母家缠着她给我讲故事，这位身体硬朗的老人，每个午后都会雷打不动地沏一壶绿茶，抓上一把瓜子、话梅、糖果，半躺在沙发上，眯缝着眼听评弹……其实，在老宅，即便什么也不做，只需静静站在院落内，聆听树叶的沙响、时间的流动，亦得一番妙趣。

外人造访老宅，总忍不住地发出“啧啧”赞叹，抚摩一番我这个生于斯、长于斯的“小土著”脑瓜：“囡囡，你真有福气，投胎在这样的大户人家！”

言语之中充斥着强烈的“羡慕妒忌恨”。可这种优越感在我心里却随着时光流逝越冲越淡，老宅，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，在风雨浸渍中不堪重负，破旧斑驳的墙壁开裂、窗棂落漆。

每年秋天，父亲都要搭着木梯子给二楼“裙板”做一次“油漆美容”，在经历了一次“史无前例”的狂风骤雨，二楼卧室的天板开始渗水，水珠子“滴滴答答”掉在我的床铺上，“我不住这破房子了，我要搬家！”我提出抗议，于是，父亲像头狸猫，光着脚丫，蹑手蹑脚窜上楼顶“筑漏”。

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，父母上夜班，西北风隔着窗户猛烈咆哮，吓得我缩成一团，于是，充分展开丰富的想象力：几个蒙面大盗手持亮晃晃的大刀，越过风火墙，悄无声息地落在院内，一脚踹开落地长窗……“谁！”想至此，我带着哭腔大声叫嚷，可空荡荡的屋中只有回声